



历史之间的对话

——评刘统《火种》的主题思想和语言特色

■ 苏天真

我从快递小哥手中拿到《火种》，一下子为书籍装帧之美所吸引。我最初的感觉是宏大的，就如同站在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景；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光辉道路。书名采用毛泽东手书体，就如同透过蓝天红日，你会感受到燎原之势革命“火种”的力量。

这部洋洋40万字的新著，作者倾其全力抓住了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它纵向百年，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轴心，横向囊括了张之洞的君主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废科举办新学、小站练兵等新政。于是，就有了刺客与暗杀，连续的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一切使爱国人士极为焦虑和悲愤。革命党人纷纷奋起，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然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内部纷争不断，龃龉和内斗消耗了革命斗志，加之反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等立场，严重误导了人们的思想，终使共和梦碎，革命成果旁落。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爱国的志士仁人又开始了新的道路探索和寻找，这给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宽松环境。于是就有了一批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预示一个新文化时代的来临。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包括党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第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

为，中国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

《新青年》展开的反封建斗争，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也成为反封建的斗士，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黑暗、落后的面貌，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思想，就是“主义”。于是，就有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专著在《新青年》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标志，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受李大钊、陈独秀等影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最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充分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条道路，鼓励广大穷苦民众也行动起来，掀起一场人民的革命，这篇文章显示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魄力”。受到革命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带领工农大众发动武装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事实证明，以北大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高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初读《火种》，有些许急躁，自然的，便觉得文字很清淡，直至细细品读，蓦然，依旧平实的文字，此时却散发着一丝丝灵气，缠绕在字里行间，一幅幅历史册页以点带面地展现出20世纪前三十年风云际会，作者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活党的创业之艰辛与革命新征程的来之不易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场景与硬朗的文字巧妙结合。恍然间，读者成了文字的主角，每一个字节都在轻抚你的神经，而令我折服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么的新鲜，多么的深刻，而是作者对原始史料的爬梳剔抉。

煌成就。场景与硬朗的文字巧妙结合。恍然间，读者成了文字的主角，每一个字节都在轻抚你的神经，而令我折服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么的新鲜，多么的深刻，而是作者对原始史料的爬梳剔抉。

《火种》是一部文笔流畅，叙事风格独树一帜的著作。纵观全文，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使专著语言甚是精炼，仿若多一个字或是少一个字便使作品失去原本的韵味。如著作“写在前面的话”第八段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寻路”的过程。寥寥数语，却引出后文关键线索。其次，越是耳熟能详的题材就越不好写，而作者独特的视角，以事件和人物为线索，“注重第一手资料，追求原始版本”“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将过往与现实连结，融入历史、文化、人文、人性。突显作者善于叙事，娓娓道来的文风，以历史的语境，殷殷的人性关怀，历史感反思隐藏在文字背后，嶙峋突兀，凛凛寒芝。使得作品雅致高远，思想深邃。

历史如同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于此之时，我们不能不对作者以史为主，评述次之，令读者在阅读丰富的史实后自我感同，并表示由衷的敬意。尤其是对陈独秀、张国焘、汪精卫等人物和事件竭力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还原其本来面目，并冷峻有力地指出危机，这种不刻意拔高、不轻易评论、不预设立场的客观中性写作精神弥足可贵。

“寻路”或许就是《火种》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跨越时空，那些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思想和心路历程，那些红色的故事，生命的赞歌，回荡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向阳草暖，向善人暖

——读张建春先生的散文集《向阳草暖》

■ 方圣

文字如蜻蜓戏水似的轻盈，又如同暖阳抚摸下青草般的柔和，诗意充盈却又无半点故作姿态的高深。以及，文中款款叙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无不随时映射着善意的光芒，这便是阅读张建春先生《向阳草暖》的第一印象。文字极尽可能地还原到朴实、简洁、简单的本真状态，这是独具特色的张氏文学风格。也正因为如此，读他散文的感觉很温暖、明亮，我读出了初春暖阳的味道、青青芳草的气息。甚至还有农家米酒的醇香，略微的迷醉。

生活并不是在别处。张建春先生俯下身，注视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听它们诉说，与它们对话。一个成熟的作家除了拥有超常的想象力，还应具备细致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与理性的判断力。《向阳草暖》全书以篇章式呈现，分为风雨潦草、且让风去、自然叙事三个部分。分别记录了张先生对自然万物、社会万象、人生百态的感触、感动与感悟。三个部分的语言表达风格略有差异，当然，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第一部分侧重诗歌化的描摹，第二部分侧重小说化的铺陈，第三部分侧重散文化的叙述。

张建春先生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是兼具诗歌、小说、散文特长的三栖作家。

他的诗歌素以善于表达细微的感触见长。他写廊檐下的雨水，“一滴水打疼另一滴水”，短短的一句，就把读者打动了。如果没有深邃到骨子里的敏感与善良，如何能写出这样不动声色却又惊心动魄的诗句？《向阳草暖》中类似的描摹随处可见。“奶奶守在村庄老宅子，周六的傍晚，一定依在门框边，把目光望累，望断了”（摘自《抱瓜归》）；“风过岭，我揪了一块当围巾，是鹅黄、淡绿、花红的颜色”（摘自《风过岭》）；“严寒算不了什么，有阳光辐照，天就高高挺

起。阳光下草气充沛，我分明听到了怦然的心跳，是草的，也是自己的”（摘自《向阳草暖》）。这些句子有着绵延的张力，它充满爱、善良、体贴与温暖，一直蔓延到书本之外。它很轻易地就潜入到我们的心的深处，让我们粗粝的触觉变得细腻，让我们庸俗的视觉变得诗意。

张建春先生的小说自成一体，安徽省内很多名作家定义其为“张建春新笔记小说”。我佩服并欣赏于他小说中语言的流动力，人物情感的感染力与思想层面的穿透力。《向阳草暖》中，尤其第二部分“且让风去”多有这样文学风格的呈现。“一条巷子搬进了一幢高楼，巷子口收紧了，喧嚣安静了下来，关进的门户，叩门声唤不醒，靠门铃和可观的视频分辨人的熟悉程度，东家长西家短，关在了门外，借米借油的日子，如一场童话”（摘自《搬迁》）。仅仅这一段文字，其实已经可以是一篇微型小说了。他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剪接了三个故事片段：老巷搬迁——新楼隔膜——老巷往事，它钻探到了人情的深度，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深切的社会悲悯意识。社会意识，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与善良。生活中的张建春先生就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某一日，张先生骑自行车上班，过马路时，被一个骑电瓶车逆行且闯红灯的女孩猛地撞倒在地，鼻子、手肘、手掌多处出血。他艰难地爬起来后，第一句话居然是，“姑娘，你摔着没？要不要紧？”那个女孩看到面前这个大叔满脸满是血，当场就吓哭了。一个劲地边哭边说，“叔叔，我是学生，我明天要参加考试，我明天要参加考试”。张建春先生自己坐到马路牙子上，安慰道，“丫头，别哭了，你没伤着，你就走吧，以后不能再骑快车了，我骨头硬，经摔，我不要紧。你回去安心复习迎考吧。”

“午间和一散文大家同聚，他安然于一边，一杯

绿茶在手边氤氲，几乎没听他说话。我猛地感到，他就是静下的时光”。（摘自《静静的时光》）。文字里有入物，有场景，有如氤氲水汽般缥缈但恰好可以让人无限遐想或期待的故事。

“自然叙事”篇章里，游记散文居多。张先生凭着智慧的心怀、明澈的慧眼，不徐不疾地带着我们读者一路透视人间景象。张先生一边写景，落笔的重点却并不在景。他倾心于记录当地的相关人情世故、人物掌故。他用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视角写散文，所以这使得他的散文独树一帜。他随处引经据典，但所引之经典却都极其自然，极为平常。但却熟稔和恰当之至。“去秋浦不泛舟，肯定辜负大好河山，当然也怠慢了李白，知秋浦是先知李白秋浦歌的，似有难解之缘，感念李白的气息和诗中可拣可拾可品可依的况味”（摘自《泛舟秋浦》）；“朗月清风荷朦胧，我又在淮阳城的龙湖边散步，湖是古城湖，承载了数千年谁情水谊，水不浅不溢。一枚荷花近岸，我闻去，仍是《诗经-陈风》中荷花的气息”（摘自《淮阳拾片》）。

与张建春先生平时的交往以及阅读他的散文，颇是一种享受。试着像张先生那样去感知并享受日常琐碎生活的爱与美，潜移默化中浸润着他温和、敦厚的处世哲学。

“我对草爱惜，如今少有去侵害一株草。我和草对话，将偶尔拾到的种子种进泥土里”（摘自《向阳草暖》）。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与大善？有不少朋友戏称张先生为“暖男”，人如其文。张先生温柔敦厚细致的性格，决定着他的散文风格。所以他的文章没有灰暗、消极的情绪，他的文章是向善、向美、向真的。向阳草暖，向善人暖。希望人们都能像青青芳草一样，在和煦的阳光之下自由自在地舒展肢体与思想。如此，想像一下，都觉得是无比温暖的。